

嘉林●著

逝

逝水滔滔

水滔滔

心

路遥遥

心路遥遥



中国
国际
文化
出版
社

1468567

嘉林●著

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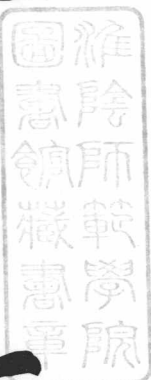
逝水滔滔

水滔滔

心

路遥遥

心路遥遥



中国
国际文化出版社
CHINA INTERNATIONAL CULTURAL PRESS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1468567



逝水滔滔 心路遥遥

著 者 / 嘉 林

文稿审阅 / 文 馨

编辑校阅 / 编采中心

美术设计 / 牛文斯

出版发行 /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 址 / 香港九龙旺角弥敦道 678 号华侨商业中心 15C

电 话 / 00852 - 60624867 30717637 30787738

传 真 / 00852 - 30785638

网 址 / www.bookhk.net 或 <http://www.bookhk.com>

电 邮 / book@bookhk.com

印 刷 / 海洋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大 32 开 (880 × 1230)

印 张 / 6

字 数 / 135 千字

版 次 / 2010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 - 988 - 18679 - 5 - 7

定 价 / 22.00 元

读者购书及查询,可直接登陆网站 www.bookhk.net
或 <http://www.bookhk.com> 购书信箱: bookvcd@126.com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)



写在前面

我有两只眼睛，看到过许多人间万象。

我有一副耳朵，听到过历史的沉重的脚步声。

我也有一个头脑，思考过许许多多，但却总也难有一个明晰的结论。身不由己，心不由己。

由童年走到了老年。做过一些事，好像又没做什么事，对与错、是与非也难以判断，却留下不少的后悔与遗憾。唐代诗人刘禹锡诗句：“经事还谙事，阅人如阅川”，是说人老了，经历多了，也许对人生世道可以有些说道吧！

幸耶，不幸耶！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激烈变动的时代，从生活到思想都经历过反复的震荡。早年读过狄更斯的《双城记》，那是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小说，书中写道：

这是最好的日子，也是最坏的日子；这是智慧的时代，也是最愚蠢的时代；这是信仰的时期，也是怀疑的时期；这是光明的季节，也是绝望的冬天；我们面前好像样样都有，但又像一无所有；我们似乎立刻便要上天堂，但也可能很快地便入地狱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几句话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中，挥之不去。新中国建立之后，国家独立，民族团结，大张旗鼓地进



行了社会改造，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在革命热情高涨的群众的努力下，创造了不少人间奇迹，出现过许多舍生忘死的英雄模范，鼓舞着人们向更高的目标前进。然而在阶级斗争、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下，却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内部，压制批评的和反对的声音，逐步发展为专制主义，造成了个人迷信，使许多忠贞的革命者和无辜的群众也遭到了无情的打击。主观、专断、许多荒唐的决定，使得一二代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，使得共产主义思想蒙上了耻辱的阴影。

我经历过这样一个伟大而荒唐的时代，总想留下一点记忆。但几次提笔又几次放下，有谁愿意听一个普通人的回忆呢？像我这样的人能够知道多少，又能思考多少呢？但是时代的发展变化，促使人们回忆，如同日本电视剧《阿信》中，阿信说的：要明白生活是怎么走过来的。我还忘不掉陶渊明说过的一句话：“今我不述，后生何闻焉”，我想我应该从“我”的视角，留下一段历史的记忆。

目 录

目 录



写在前面

◆ 1

逝水滔滔 心路遥遥

一、幼年的记忆

◆ 1

二、逃难的经历

◆ 6

三、日伪统治时期的生活点滴

◆ 13

四、中学时代

◆ 26

五、解放前后

◆ 36

六、开始了大学生活

◆ 42

七、参加土改

◆ 49

八、从思想改造到院系调整

◆ 58

九、走上工作岗位

◆ 65

十、从“反右”到“大跃进”

◆ 72

十一、四清纪实

◆ 85

十二、从半工半读到回校闹革命

◆ 95



十三、“文革”记事（之一）	◆104
十四、“文革”记事（之二）	◆114
附录	◆129

噩梦醒来是晴天

一、厄运降临	◆129
二、血祭	◆134
三、一场掺和着血和泪的闹剧	◆137
四、同根相煎何太急	◆140
五、组织，组织，我的一个梦	◆144
六、忠诚的困惑	◆146
七、谁为刀俎 谁为鱼肉	◆151
八、眼泪，又是眼泪	◆153
九、随感录	◆155
十、工宣队师傅	◆158
十一、不准献血	◆162
十二、以史为鉴	◆164
十三、天，终于放晴了	◆169

逝水滔滔 心路遥遥

嘉 林

一、幼年的记忆

一九三一是一个不幸的年头！

那年秋天，中国广大地区发洪水。我们家附近是一低洼地，有大片民居，还有些窄窄的街道，这时都淹了水，要乘船才能通过。这是天灾，还有人祸，九月十八日，日本鬼子在东北制造事变，攻占沈阳北大营，张学良奉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，1932年1月整个东三省便沦于敌手。蒋介石一心一意要消灭共产党，说是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可是老百姓看到外患日深，担心“内”没有安成，国已经亡于外敌了。社会中最敏感的部分——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坐不住了。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么。于是请愿、罢课、游行闹个不停，而蒋介石却说是共产党扇动的，办法是镇压，压也压不住，弄得人心惶惶。

就是这样一个倒霉的年代，我出生了。我出生在一个在地方上颇有些声望的家庭，祖父在清代末年创建了一座工厂，后





来因为他生病，脑筋受损不能工作了，协助他的兄长也因病去世。但工厂的董事会还是决定，由我家族继续经营。于是我祖父还挂名总经理，实际是由他的一个侄子在经营了。抗战之前，我家是相当富裕的。我出生时，我父亲已得了病，似乎并不很重，多少年后，我偶然翻到他的日记，在9月12日这一天还写着“今日又诞一儿”（我已有一位哥哥），但不久病却加重了。是伤寒复发，被一何姓庸医，乱用虎狼之药，只四十天便告不治。据说何庸医因此逃离当地，好几年后才又回来。我父亲是独子，只有一位妹妹。他才二十几岁便抛下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幼儿走了。我祖父病废，失去近期记忆，生活全靠祖母照料，父亲的死，使这个家庭笼罩在巨大的悲痛之中。

过了年把，有一位姓袁的命相家来到当地，据说他是唐代“大预言家”袁天罡（传说与李淳风合撰《推背图》的那一位）的后代，算命是极灵的，当地士绅，一时轰动。我们全家命相都请他推算。他说我的“命硬，克父母，”这一条似乎说对了，但如果他的“情报系统”已掌握了这一信息，那就一点也不稀奇了。除了这一条，其余就全是胡扯，比如说我会成为银行家，娶三房姨太太，寿命却不长，只能活个50多岁，等等。现在来验证，不用说：满拧。

当时，他这么一胡扯，却给我造成了大大的不利。这孩子一出生就把爹给妨死了，岂不又讨厌，又多余。幸好我母亲并不信这一套，说起来只是当个笑话，但心理上恐怕多少也有点影响。母爱的天平似乎偏向我哥哥一些，有时亲朋也会笑她偏心。不过我们就弟兄两个，我虽然“命硬”，还是受到非常宝爱的。小时候三灾八难，为求保险，我兄弟俩曾在庙里寄名，算是做了小和尚，拜师布施之后，得了件用小绸片缀成的袈裟，本人被赐法号“增龄”，毫无四大皆空之意，平日当然也不会记得自己是出家人，只是每年有两个节日会由佣工领着去



庙里烧香还愿。如何行礼、布施，我都不记得了，只记得我的师父——庙里的方丈，一定会引我们到他的禅房里，拿出许多好吃的点心来招待，很让人高兴。那会儿，只要说去庙里还愿，我都踊跃前往，可见慧根不浅。

小时候，我生过肾脏炎，那时候，当地才兴起西医，城南有一座教会办的“基督医院，所谓医院也只有一位医生两个护士。美国人林医生，会说几句中国话，请他出诊得派车接送。他曾来给我看过，确诊是肾脏炎后，开了些药，并规定忌盐一百天，烧菜只能放一点糊弄人的代盐。这无盐的滋味大概很不好受，据母亲说，我一看到饭菜就哭，母亲哄着我陪我吃。后来肾脏炎好了，又患软骨病。实足一只病鸭子，从小养成了喜静不喜动的性格，一辈子跟体育无缘。林医生看病时，曾送我一只铁盒饼干，上面印的是当红童星秀兰邓波儿，我十分喜欢，盒子收了许多年，照现在看，我是超前成了追星族。

那会儿，国民政府提倡“新生活运动”。表面看，就是要革除旧习，讲文明、讲礼貌等等。大概受此影响，城里办了第一家幼稚园。因为工厂里有一位主任杨伯伯，他的女儿是园里的老师，我便被送去上学了。但是没有多久，便被撵回来了，听说我的杨老师，因共党嫌疑被抓起来了，工厂正设法保她。我还有一位从堂姑丈，文质彬彬的，据说也因共党嫌疑被捕了。那年头，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和一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，似乎都有“共党嫌疑”。后来我还得知我的两位表姐和表姐夫，也都是共产党。他们都出生 in 比较富裕的家庭，他们并不是“中了阶级斗争的毒”，也不是“走投无路逼上梁山”，而是因为看到社会太黑暗，政府太腐败，国家将亡，民不聊生，才奋起反抗，走上了革命的路。

幼小时的经历，尚能记忆的，都是一些当时最感新鲜最令人兴奋的事。我还记得曾经的一次旅行，姑父母住在武汉，要



接我祖父母去小住，商议结果是带上我，并由厂里勤杂工老刘护送前往。我家离江边较近，平时常见招商局的大轮船在江中航行，还有高亢入云的汽笛声，都引起我的遐想，现在竟能乘上它远行，兴奋得觉也睡不着了。我们乘的是头等舱（又叫大菜间），是最上一层的前部，每天都可在放着躺椅的前廊上眺望江景。船每到一地都要停一阵子，这时许多小划子、小舢板便围拢过来，有卖土特产的，如采石干子、安庆豆瓣酱等等；也有卖瓜果零食的，还有些举着篮子乞讨的，闹闹嚷嚷。船要启航了，拉了三次回声，可小船还不肯离开，挣扎着想多做一笔生意，多讨一点钱。轮船上的人用竹篙驱赶，还骂着“不要命啦！”我看到小船上也有像我一样的小孩，不禁替他们担起心来。汽笛声声，大船终于离开了码头，周围立刻形成了涌浪，那些小船颠颠着，忽上忽下随时有倾覆的危险，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，但愿不要有惨剧发生。

那时武汉的江汉关码头好像很大，姑父来接，我第一次坐上了马车，蹄声得得，奔驰在江边一条寂静的林荫大道上，这么漂亮的道路，原来又是属于租界的。在武汉玩了什么，吃了什么，我已全无记忆，只记得姑父家有一只独腿圆桌，我躲在下面藏猫猫，姑父用个鸡毛掸子撵我，引逗我绕着桌子腿转圈子。

形势越来越不妙，忽然发生了一件大事——西安事变，我们竖起耳听，也知道老蒋在西安被扣，从山坡上滚下来还跌落了门牙。于是在我们的游戏中，除了官兵捉强盗，又增加了老蒋滚下山的节目，不过谁也不愿扮蒋介石。后来听说老蒋答应领导抗战了。听了各种宣传，蒋委员长又成了我们心目中的英雄。

芦沟桥打响了抗战的枪声，没多久，日本飞机已光顾过我家附近，逃难便提到日程上来了。议来议去，最安全的地方是

上海的外国租界，于是我们全家和前一进院子的堂伯母以及兄、姐等十来个人，便先去了上海。初到上海真是大开眼界，高楼林立，说是抬头看都要掉帽子，街上汽车川流不息，还有双层公共汽车以及叮叮当当响个不停的有轨电车。南京路上还是熙熙攘攘，歌舞升平。母亲说那是“纸醉金迷、醉生梦死”。我们借住在法租界一位工程师家，楼上的三间屋全归了我们。我们几个小孩，也没感到什么不便，不能外出，便在床上翻跟斗，听到广播中提到蒋委员长，便立刻立正敬礼，把大人吓了一跳。

既然是逃难，除了初来时去过一次南京路，就哪里也没去过了。唯一可去之处，也就只有离住地很近的兆丰公园。不过也只去过两三次。据说租界的公园挂着“华人与狗不许进入”的牌子，我们似乎没有发现。这个“公园”实在是太小了，一座小土丘，种上一二十颗树，一方草坪围绕着一个小池塘，草坪边放着几张飞来风座椅，这就是公园的全部了。与家乡的大公园简直无法相比。不过既然有草地、阳光，在上海也就是很好的休憩场所了。有一次，我们七八个大人小孩进了兆丰公园，大人们坐在椅子上闲谈、织毛衣，我们四个小男孩则在草坪上奔跑嬉闹。公园里人很少，有几个外国小孩在草坪上踢皮球。忽然小皮球飞过来，撞落在地上，我们中的一位飞起一脚，竟将皮球踢到池塘里了。他们过来理论，语言又不通，交涉不成，武力相见，草坪就成了战场。都是小孩，双方家长并不来干涉。打了一阵，我们占了上风，公园管理人员也用竹竿将皮球捞上来还给了他们。他们也不再踢球，跑到树林里去了。不一会，我们起身回家，我走在最后面，快出园门时，忽然窜出一个外国小孩，照我头上就是一个凿栗，而且打了就跑，我无法让大家折回找他算帐，只能快快而归。“落后就要挨打”，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啊！





住在租界里，好像战争还离得比较远，但有一件意外事件，却让我们感到危险已临近了。一天中午，忽然传来一声巨响，然后救护车、救火车的警报器响成了一片。下午，我们楼下的工程师回来了，正在冲洗他的那辆汽车，车上满是血迹，冲出来的也都是血水。向他打听，才知大世界落下一颗炸弹，也不知是日本飞机扔的，还是自家飞机脱落的。那么热闹的地方，一颗炸弹爆炸，立刻血肉横飞，哭喊连天。救护车来不及运送，有好心人使用自己的车帮助抢运，我们的房东便是其中之一。他来回运伤员去医院，现在才回来，饭还未顾上吃。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，我能想像炸弹爆炸后的惨景，同时也由衷钦佩我们那位房东叔叔，他真是一位大好人，大英雄。

形势紧张，租界即使安全，也非久留之地，万一交通阻断，漂流异地，将何以为生？于是决定赶快回家另想办法。乘船到南通，再乘小火轮，经过一天一夜才到家。可第二天就遇到日本飞机来炸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，赶紧收拾收拾，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逃难。这一回的目的地，就是我们祖籍所在的故乡了。

二、逃难的经历

我已经记不得怎样到的浦口火车站，只知道已经在站台上露宿了两天了。逃难的人群实在太多，而火车又实在太少。偶而来了一趟车，人们蜂拥而上，车窗口都挤满了人，争着从窗口翻进去。几十年后，文化大革命大串连，我才又看到这样的阵势。且说当时，我们这一群老弱妇孺要挤上车，是想也不用



想，只好眼巴巴地看着。那天下午，在挤车的人群中，一声枪响，一名男子倒下了。人们立刻退开，听到议论，有说军警维持秩序，朝天开枪，不慎打中了人，有说是乘车的军人枪走火的。那人的尸体就放置在离我们不远的站台上，盖着一领芦席，据说双脚还露在外面。当晚，我睡不着了，想想也害怕。在浦口站，我们是羊角扎在篱笆上，进退不得。后来是使了钱，一天夜晚，得到消息，赶快向站台外跑去，原来有一列车停在站外老远，将要开行。我们被安置在邮政车的众多邮包之中，我们小孩就干脆爬到邮包上面呆着。很久很久，车子终于开动了。离开南京也就离开了危险，人们都松了一口气。这车名为快车，但车行甚缓，几乎每站都停。同行的一位青年，唱起了当时流行的歌曲“乖乖特别快”，我们小孩立刻跟上，在摇晃着的闷人车箱中，居然歌声嘹亮。车不仅慢，还不时叫停，一有警报，或途遇日本飞机，机车立刻脱钩，飞快地藏到山洞里去。这时，我们各车箱的乘客也都下车逃避，但不敢走远，也就蹲伏在附近的庄稼地里，待警报解除，或看到火车头从山洞中出来，便立即奔回车箱，误了车是没人管你的。几次看到日本飞机从头上飞过，大概是另有任务，没理睬我们，只有一两次，追着火车头，打了一阵机枪。我们伏在庄稼地里，有时还有农民挎着篮子，来卖花生、鸡蛋，母亲给买了一些，吃花生等火车头，这番经历牢牢印在我的脑际。一路之上多少担惊受怕，我们小孩是不管的，但大人们却吃尽了苦头。听说我们同行的堂伯母一家，后来先去她娘家，在路上便遭了劫，所带手饰细软统统被抢光。我家总算平安抵达了故乡。爷爷奶奶住到了奶奶娘家。母亲带着我们弟兄，住到了她的娘家。姥姥非常疼爱我们，尽给好吃的，还给讲故事。故乡是一座古城，都还是青石铺路，主要交通工具是独轮车，晚上照明用的还是油灯，偶用煤油灯，已是奢侈品了。从通都大邑回到这



里，简直就像回到了中世纪。这里人们都是黎明即起，清晨我母亲便带上我们弟兄到河滩上去呼吸新鲜空气，晒晒太阳，据说这对我尤为必要。河滩上人不少，有练功打拳的，吊嗓子的，还有些小摊贩。沿着涡河延伸的一大片开阔地，也就相当于大城市的公园了。我们总要等太阳升起老高，才回来吃饭。我们哥俩正是上学的年龄，近处没有学校，我们也不会久住，临时措施，就在不远的一个私塾里报了名，拜孔子，拜师都是行的鞠躬礼，已经很开通了。一位老师，十来个顽童，在一座破旧的关帝庙里，整天扯着嗓子“唱诵”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之类，想想也很可笑。我只记得老师背着手，在前面踱步，我跟在后面背诵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……”说的是什么，照例莫名其妙，背就是了。在私塾里混了一阵，倒是从学兄们那里学到不少讥嘲老师的顺口溜，还记得有一首：“……跑出屋里，来到洲里，kei个兔子，别在腰里，老师老师你别打，腰里别着恁弟兄俩。”老师手上有戒尺，不常使用，对我们这外地来的借读生，更存着几分客气。

姥姥家有一名长工，叫张老大，已上了些年纪，很会讲故事，他一开场便是“满树的果子数谁红，阁老严嵩，满树的果子数谁青，老海瑞！”一见他闲下来，我们就去缠他，他把烟袋锅子装上，滋溜几下，便有滋有味地讲开了。那会儿，城里常有宣传队活动，我的表姐也在里面，他们宣传抗日，教唱抗日歌曲，呼喊抗日口号，他们都是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，在团结抗日的方针下，也高呼蒋委员长万岁！日子一天天流过去，很多事都记不得了。对了，有件事印象还较深刻，有一家亲友要娶媳妇，来邀请我们去当一回“送男宾”。当然是我哥担此重任。那天早早给他梳洗一番，换上新衣，轿子也就到了门口，这轿子就是将要抬新娘的，让男娃先坐一坐，叫做压轿。他去了半天回来了，带回了礼品，两个口袋则装满了花

生、糖莲子、蜜枣等等，“见面分一半”，我们边吃边听他讲经过。一些礼仪不去管他，只说他被带进新房，要在里外三层新的新床上滚上三滚，床上洒满了花生、枣子之类，还让他看了便桶，里面也放满了这些东西。我吃了一惊，“我们吃的这些，不要是从净桶里拿出来吧？”我哥说不是，再说人家全新的桶，漆得亮堂堂的，有啥问题。人家这一切都为求子，能得一好兆头，我哥的这趟美差，让我羡慕不已，留下深刻的记忆。现在偶读民俗学的书，觉得这类民俗传播甚久，流传甚广，其实无特别提倡之必要。

在县黄学附近，有我们家族聚居的老宅子，后来人员分散了，还有一户远房堂伯住在那里，我们只去过两次，一次是拜访，一次是吃喜酒，第一次去，印象是房子很多，但大部分是土坯房，也陈旧破损了，有一个不小的场院，有驴有磨，自己加工粮食，跟农村也差不多。就这样的宅院当年聚居着几十口子的大家族，并以“五世同堂”自豪。我祖父也就是从这里出来，走向外面世界的。

堂伯有一个呆儿子，他整天唠叨“蒸白馍，娶媳妇”，他最喜欢跟驴打交道，拉驴尾巴，打驴头，他也不怕驴咬他踢他。关于这位呆兄的笑话可多了，说有一次他新剃了头，他爹忽生慈爱之心，抚摩、轻击其顶，说“打光脆”，隔一阵子，他爹新剃了头坐在那里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跑上去，便给了几下栗凿，大喊“打光脆，打光脆。”就是这位呆兄，忽然要结婚了，他爹要传宗接代，从农村中等于花钱买了个姑娘，不过婚礼还是比较正轨的。亲戚朋友无不议论，说他造孽，坑害人家姑娘。但谁也劝阻不了，他请喜酒，亲友也不好意思不去。那天，呆兄居然表现较好，也没有去和驴滚在一起。

在县城里住了大约半年。听说铁路沿线的城市都让鬼子给





占了。这里也不太安全。应该躲得再远些，那么就只有下乡了。我们并无乡下的亲戚，只有大姑奶奶的干亲家的外甥侄女婿住在乡下，就是这样一层关系，我们十几口人居然就住进了他家。可见此地民风之淳朴，对亲族关系之看重。这地方离城较远，是一个寨子。四面有沟溪环绕（具体而微的护城河）。只有一条路从寨门进出，门楼高大，包铁皮的大门十分结实，关上大门加上栓，敌人是不容易攻进来的，何况大门里还有一尊土炮，那些石块、铁块也有相当的杀伤力。这寨子里好像也是聚族而居，基本上是一个姓，所以一家的客人，也就算全寨的客人。我们的居停主人好像也不特别富裕，不知后来土改，他家划了什么成份。他是将家人集中腾出房子来接待我们的。寨子里的人都很诚恳热情，按大姑奶奶的关系，叙了辈份，奶奶爷爷、叔婶、大爷、兄弟哥的叫开了，透着一股亲热劲。我们是逃难来的，麻烦可就大了，有几位生了疥疮，人家给捉了癞蛤蟆，剥皮煮水，搽洗后还真有效。我们小孩到哪里都是玩，溪沟旁边，柿子树下，便是我们的天堂了。不久，我们便结识了一个好朋友，小名叫山洞，比我们大个七八岁，和我们还有共同语言。可是他不很得闲，要参加劳动还要参加训练。训练是有组织的，不知是红缨枪，还是大刀会，说是为防土匪保村寨。训练在寨边树林里，不让人看。从山洞处得来消息，我们偷着去看过。一律青壮年，光着上身，自己使劲捶打胸部，打一阵又互相捶打，接下来还要练刀枪、石锁之类，我们也没敢多看。据山洞说，可以练到刀枪不入，练功的不许结婚，基本吃素，每次练前要背诵五字真言。哪五个字，山洞不肯说，其实也无非是“唵呢嘛咪轰”之类。因为结识了山洞这个朋友。我们的生活便比较丰富起来，有一次他竟偷偷地领着我们参加了麦收。七八辆牛拉的大车出发了。因为山洞打了包票，秋收队伍便允许我们爬上了车箱。割麦子我们没参